

翻译论坛

Translation Forum



南京大
学出版社

4

2017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与CNKI系列数据库全文收录

翻译论坛

Translation Forum

许 钧 主编

江苏省翻译协会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4
201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论坛. 2017. 4 / 许钧主编.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305-19203-6

I. ①翻… II. ①许… III. ①翻译—教学研究—文集
IV. ①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8104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翻译论坛(2017. 4)

主 编 许 钧

编 者 江苏省翻译协会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 刘 洵 裴维维 编辑热线 025-83592123

照 排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6.25 字数 194 千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9203-6

定 价 20.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翻译论坛》

顾问：张柏然

主编：许 钧

执行主编：吴文智 周领顺

编辑委员会

主任：俞洪亮

副主任：秦 旭 王金铨

编委(按姓氏音序排列)：

曹明伦 顾明栋 廖七一 罗选民 穆 雷

秦 旭 王 宁 王东风 王金铨 王克非

魏向清 吴文智 谢天振 许 钧 于建华

俞洪亮 仲伟合 周领顺

目 录

名家论要

“汉字”的译名问题·····	潘文国	1
----------------	-----	---

专题访谈

月落乌啼霜满天——汪榕培教授访谈录·····	杜争鸣 汪榕培	5
讲好中国故事:在古人和外国人之间游走——左飏教授访谈录·····	李天娇 左 飏	11

译论纵横

从本雅明的卡巴拉救赎哲学看其翻译观·····	吕兆芳 刘军平	15
国内翻译批评研究(1992—2016)的动态分析——基于发表于国内核心期刊的文章·····	李振国 何克勇	21
创作童话的文学性及其在翻译中的再现·····	徐德荣 张丽娜	29
国内翻译标准研究新动向——基于中国知网核心期刊论文统计分析·····	谭 华	37

人才培养

翻译教学:不能忽视“双国标”——从电视台重播街道路牌译写的新闻说起·····	吴庆雯 吴伟雄	45
关于翻译教材编撰的思考——以《实用英汉影视翻译教程》为例·····	肖维青	49
“赏—译—评—研”体验式翻译教学模式的创新——以周领顺教授系列翻译教材为例·····	马明蓉	52
基于语料库的商务英语翻译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黄小蓉 夏家驹	58

翻译应用

洛阳“互联网+”语言服务问题研究·····	鹿 彬	62
直接套用的必要性及其问题——以林语堂的 <i>My Country and My People</i> 为例·····	葛陈蓉 张顺生	68

批评鉴赏

网络时代的读者与翻译批评·····	李 平 吴金红	72
基于玄奘“五不翻”原则的中国菜名翻译探析·····	丁 航 缪海涛	77

译者研究

论者之为:走进傅雷的翻译世界——《傅雷翻译研究》述评·····	胡晨飞	80
---------------------------------	-----	----

图书评介

文学翻译研究的拓展与收获——《文学翻译的境界:译意、译味、译境》序·····	许 钧	84
一部美国族裔诗歌发展史——序《多元文化视野中的美国族裔诗歌研究》·····	聂珍钊	86
语言对比与翻译研究的新范式——简评《英汉时体类型与翻译策略》·····	王 蕾	89

学界动态

江苏文学走出去:书写、翻译与推介——鲁敏、顾爱彬、许诗焱、但汉松对话综述·····	殷 玥	91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全国高校外语学刊研究会 2017 年年会在京举行·····		94

Main Contents

The Translation of “汉字” (hanzi)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 to “Sinogram” or “Sinograph”	PAN Wenguo
Benjamin’s View of Translation from His Kabbalistic Philosophy of Redemption	LU Zhaofang & LIU Junping
Dynamic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ion Criticism in China from 1992 to 2016	LI Zhenguo & HE Keyong
Literariness of Literary Fairy Tales and Its Reproduction in Translation	XU Derong & ZHANG Lina
The “Two Standards” Shall Not Be Ignored in Translation Teaching—Inspired by the Rebroadcast- ed TV News on Street Names Translation	WU Qingwen & WU Weixiong
On the Innovation of Translation Curriculum Model Featured by “Appreciation-translation-com- ments-researches” Experiential Learning—Exemplified by the Series of Translation Course-books by Prof. ZHOU Lingshun	MA Mingrong
Discussions on Corpus-based Business English Translation Teaching	HUANG Xiaorong & XIA Jiasi
A Study on Luoyang City’s “Internet +” Language Service	LU Bin
The Necessity and Problems of Direct Borrowing: A Case Study of Translating LIN Yutang’s <i>My Country and My People</i>	GE Chenrong & ZHANG Shunsheng
Readership and Translation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LI Ping & WU Jinhong
Jiangsu Literature Going Out: Writing, Translating and Promoting—Dialogue Among LU Min, GU Aibin, XU Shiyan and DAN Hansong	YIN Yue

“汉字”的译名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 潘文国

摘要:本文从汉字国际化的背景下讨论“汉字”一名的英译问题。共分三个部分:(1)“汉字”译成 Chinese Character 带来的问题。论述了这一译名对理解汉语性质、汉字教学、汉语研究带来的影响。(2)“汉字”英译的种种选择。提出了 writing, script, graph, zi, Sinogram, Sinograph 等几种可能的选择。(3)“汉字”译成 Sinogram, Sinograph 的合理性及其分工,分别对应于 grammar 和 graphics,实现了语言研究和文字研究的分工。

关键词:“汉字”; Chinese Character; Sinogram/Sinograph; 意义

1 “汉字”译成 Chinese Character 及带来的问题

“汉字”英文译成 Chinese Character,不知最早是谁,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现在好像都这么说,似乎已经约定俗成了。但细细想来,这个名称并不妥当。原因有二:

首先,不像一个术语名称。术语名称,特别是重要术语名称,最好是一个单词。用短语方式组成的合成词一则看起来不像术语,二则使用起来不太方便,在说“字音、字形、字义、组字成词……”等很简单的词语的时候,左一个 Chinese Character,右一个 Chinese Character,会显得很严谨。在汉字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时候还情有可原,到现在汉字越来越受关注,汉字研究的学科性越来越受到重视,不仅有传统的汉字学,而且还产生了新兴的字本位理论的时候,没有一个术语性的名称很不方便,比如说把“汉字学”说成 Studies of Chinese Characters,把字本位理论说成 Theory Based on Chinese Characters,听起来总觉得不像学科名称或理论名称,对它们的“科学性”是有影响的。

其次,Character 一词容易引起误导。Character 是什么意思?我们查了两本词典,一本是 COD,一本关注语源的词典。上面的解

释是:Distinctive mark,或者是 inscribed letters or figures,来自于希腊语的 kharakter,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 stamp, impress。另一本是 Merriam-Webster 的网上版。这本说得更详细,给出了八组意义,第一组应该是原始义,包含了六个义项:*a*: a conventionalized graphic device placed on an object as an indication of ownership, origin, or relationship; *b*: a graphic symbol (such as a hieroglyph or alphabet letter) used in writing or printing; *c*: a magical or astrological emblem; *d*: alphabet; *e*: writing or printing; *f*: a symbol (such as a letter or number) that represents information。它的同义词是 icon, sign, symbol。总体来看,character 一词的原始基本意义是印记、图形、符号、象征等,例如字母、数字、象形文字等。也就是说,都是单一、不可分割的图形或符号。把这个词给了汉字,体现了西方人对汉字的最初认识,即汉字就像个不可分割的图形。在西方人见到汉字之初,有这个印象是可以理解的。但把汉字译成 character,进一步把 character 原带的基本涵义给了汉字以后,就会导致一系列误解,产生一系列后果,有的一直影响到现在。试举数例如下:

(1) 误认了汉字的性质,把汉字类比于西文的字母。这种误论是汉字落后论的来源,直

接导致了现在已被否定的汉语拼音化道路。

因为在西方的语言文字背景里, character 是相当于字母、阿拉伯数字、标点符号那样的“文字”, 把这些联想加到汉字上, 就认为汉字相当于英文字母。于是,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在语言文字学家的著作里, 把汉字与英文字母相提并论的说法不绝于耳, 诸如“英文只有 26 个字母, 汉语却有几万个字, 因此难认、难学、难写、难记”。其结论当然是“汉字必须改革, 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而荒唐的“文字发展三阶段论”一直到现在还有一定的市场, 在这种理论里, 汉字还是与拼音文字的字母等量齐观的。

(2) 忽视了汉字的可分析性, 使外国人认为学一个字就像学一幅图画, 从而产生畏难情绪。

把汉字比作图画, 从美学角度看, 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事; 但从学习角度看, 却不是一件好事。汉字之所以成为古老文字中能够流传下来、至今尚有生命力的最重要原因是它的科学性, 而科学性的最主要表现是可分析性。Character 本意是不可分割的图形, 用它来翻译汉字就会使西方语境下的人认为汉字是不可分割的图形, 是不可分析的。学习一个个汉字就像学习一幅幅图画, 其困难是可以想象的。这是汉字难学论的根本原因。直到现在, 在某些对外汉语教材里, 还是把汉字附属于课文, 采取随文识字的方法, 也不重视对汉字字形的分析, 尤其没有成体系的分析。学生只能一个个孤零零地学。越学越感到难学, 越难学就越不想学, 恶性循环就此形成。追溯其最初的原因, 就是对汉字的错误翻译和理解。直到现在, 才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汉语教学的突破口在汉字教学, 而汉字教学的关键在对汉字可分析性的理解和利用。

(3) 导致了“汉字=语素”说, 从而取消了汉语语法中真正对应于西方词法的汉语字法(我称之为形位学)的研究。

在字本位与词本位之争中, 有的词本位主张者提出, 如果你们同意字就是语素, 那么字

本位的观点我就可以接受。我回答说, 我就不能同意字等于语素。为此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字与语素及其他》(收在周上之、张秋杭编《汉语独特性研究与探索》里, 2015 年), 系统论述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人认为汉字等于语素呢? 其实还是来自 character 所反映的不可分析性。语素是西方语言语法中不可分析的最小单位, 汉字是汉语语法中不可分析的最小单位。是因为他们认为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 两者就有了等同性。而实际上呢? 语素确实不能再分析了, 再往下就只有音素和字母; 但字还是可以分析的, 可以分成“文”和其他有意义的部件, 再往下才是没有意义的笔画。认为汉字像西方语素一样不能再分析, 就否定了以《说文解字》为代表的汉语文字学的价值, 文字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踢出了汉语语系研究的大堂。而我们在引进西方理论建立的汉语语法也就成了拐腿: 只有句法, 没有相对应的词法。而由字到词、到短语、到句子其结构形式相同, 又成了“汉语的特点”。殊不知这本来就都是在句法里面。而如果真正认识到“字”不是词, 也不是语素, 而是与英语 word 一样的语法基本单位, 才能建立与西方语法相应的句法和字法(形位学)研究。

2 “汉字”英译的种种选择

既然译成 character 不妥, 那“汉字”应该如何翻译呢? 有五个选择:

- (1) 译成 writing;
- (2) 译成 script;
- (3) 译成 graph;
- (4) 译成汉语拼音 zi 或其他罗马拼法;
- (5) 译成 Sinogram 和 Sinograph

文字在英语里有几种表达法, 一种是 writing。英国语言学家 Roy Harris 写过一本书, 叫 Rethinking Writing (2000), 可译成《文字再思》, 是对文字问题的重新思考。但直接用 writing 来翻译“汉字”是不妥的。因为 writing 的基本意思是 something written, 即写下来的东西都可叫 writing, 小到一字母,

大到一部作品,都可叫 writing。用这个词的话,其术语性是不足的。

另一个说法是 script。这个词也确实常用来指文字,讲 Chinese Script 或 Chinese Script Studies 好像都可以。但 script 更强调“手写”“手抄本”“手稿”,在文字学里更多地用来指文字的字体,如英文字母的罗马体(Roman Script)、斜体(Italic Script)、草体(cursive Script)等。用它来翻译一种语言的全部文字也不妥。实际上我们经常用它来翻译汉字的“书体”,如“篆书、隶书、行书、草书、行书”的“书”一般就译成 Script。

还有一个说法是用 graph。Graph 也有“图形”的意思,在希腊语中常作后缀,表示“画下来或写下来的东西”,如 lithograph(石版画)、monograph(专著)、telegraph(电报)、calligraphy(书法)等。单用时也常表示文字的意义,在普通文字学里更用 graph 作为文字的专名,并派生出一些学科的名称,如 graphics(文字学)、graphetics(字体学)、graphology(字系学)。但我们觉得用来翻译“汉字”还是不妥,因为 graph 从其本义可知,它更强调的是文字的“形”的方面,不涉及“义”的问题。如 graphetics 和 graphology 分别相当于语音研究里的 phonetics 和 phonology 两个学科,与意义是不相干的,而汉字作为形音义的统一体,与西方只管“形”的研究的 graphics 不同,不能丢开其“义”的因素不管。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有人觉得既然“汉字”在英文中找不到对应词,为了体现汉语的特殊性,干脆音译成 zi 算了。这当然也是一个办法,但并不算一个好办法。理由是,第一,为了强调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近年来中文概念外译时采取音译方法有泛滥之势,凡是觉得翻不出、不好翻的,一律以音译出之。“道”不好翻,音译;“仁”不好翻,音译;“大妈”不好翻,音译。好像一音译,任务就完成了。其实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说到底,正如胡以鲁所说,翻译是意义的转达,“音译”并不是翻译,它没有把意义传达过去,只是把本来应该

由翻译者完成的任务推给了读者而已。因此我在“外来语新论——关于外来语的哲学思考”(载《中国语言学》第一辑,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这篇文章中,干脆取消了这个名称,改成“语音转写”,以反映其本质。“语音转写”于翻译而言,是万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不可随意用,更不应滥用,这应成为术语翻译的一条原则。第二,即使采用语音转写,我们也要照顾到译入语的语音习惯,尽量不要把发音太困难、难以转写的音素掺入译入语系统,造成发音的困难。在上面几个例子中,“道”和“大妈”是比较容易转写的。“仁”的声母比较难,但英、法语可勉强转换成[r]或[j]。而 zi 这个音节,不论是其声母[ts]还是其韵母[ɿ]对欧美人来说都是比较难发的。事实上,[ɿ]、[ɿ]这两个元音本来就是上个世纪大汉学家高本汉为汉语向国际语音学会建议的,因此尽管国际语音总表上有这两个音,其实真正会发的也就是中国人,外国人一无例外感到困难。含有这两个元音的7个音节([tʂɿ][tʂʰɿ][ʂɿ][rɿ][tsɿ][tsʰɿ][sɿ])通过直接转写的方式,是很难融入英语以及绝大多数外语的语音系统的。因此即使要“音译”,也应该尽量避免。而不幸,“字”正好在这7个音节里面。

既然上述四种方式都不合适,看来只有采用 Sinogram 和 Sinograph 一法。而这正是我们的主张。

3 “汉字”译成 Sinogram、Sinograph 的合理性及其分工

我不知道最早使用这个译法的人是谁,我本人20世纪90年代初写《汉语的构词法》及后来的《汉英语对比纲要》时就考虑需要为“汉字”专门造一个词,我把它叫 Sinigram。大约是受了 Sinicize 一词的启发,我采用了 Sini-这个前缀而没有用 Sino-这个更广为人知但却不是前缀的前缀。之后在给研究生讲课时我多次使用了这一词,2002年出版《字本位与汉语研究》时正式建议把它作为“汉字”的译名。后来我偶然发现英国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Mair)在他于1994年出版的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一书的前言中提到“Chinese characters (i. e. sinographs)”,感到“吾道不孤”,而且觉得把两者结合起来,可以更加好地表现“汉字”的含义。

首先,Sino-或Sini-都表示“中国”的意义,-gram有“基本单位”的意思,-graph有“文字”的意思。用Sinigram和Sinograph都可以表示“汉字”的意思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词的构造简单明白,不会造成歧义,用来作专门术语是合适的。而且其构造符合英语构词法,能够轻松融入英语的语音、词汇和句法系统。

为什么将两者结合起来更能体现汉字的特色?因为西方的文字是单重性的,只有文字学的意义,中国的汉字是两重性的,或者说,有两种“汉字”:语言学的“汉字”和文字学的“汉字”。而用这两个译法可以分别承担两个方面的任务。

Sinogram用来翻译语言学中的“字”,作为语言结构中承上启下的枢纽,向上,是章句学(相当于西方语法的句法学加篇章学)的最小单位,“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篇”。向下,是形位学(相当传统的文字学)的最大单位,由字而偏旁、部件、直到形位。形位是形义结合的最小单位,相当于传统文字学中不能再分析的独体的“文”,或者西方语言学中最小的音义结合单位“语素”,因此我们也译为Morpheme。形位学就是传统的说文学,就是由“字”到“文”的研究,相当于西方由word到morpheme的构词法研究,我们译作Sino-

grammatical morphology。

Sinograph用来翻译文字学中的“字”。这里的文字学指的是西方意义的文字学,即只管形体、不管意义的文字形体学。中国古代的说文学没有这样的研究,对文字笔画的研究古代是放在书法里的,如“永字八法”,讲的就是笔画(在《说文》里“丶”“丨”等都是有意义的构件,不仅是笔画)。汉语文字纯形体分析也是以汉字作为最大单位向下分析,其开始几步与形位学有重合之处,也可以分析到部件、形位等。但这时我们更关注的是文字的形体,而忽略其意义。采用不同的译法可以体现我们关注点的不同。从形位往下的纯形体分析传统说文学是不管的,因而也不再有语言学的意义,它的最小单位是笔画或叫字位,我们译作grapheme。这部分纯形体的研究我们叫做Graphology。

在字本位讨论中,有人批评字本位者不该把文字引入语言研究,其实是他们不懂得汉字的两重性。利用不同的译法,我们可以把纠缠在汉字和汉字教学中的两种“文字”概念区别开来,凡与形义结合、形音义结合有关的汉字研究,其基本单位是Sinogram,对应的研究领域是grammar;凡属纯形体的汉字研究,其基本单位是Sinograph,对应的研究领域是Graphics。

[作者信息] 潘文国,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对外汉语教学,哲学语言学,对比语言学和翻译学等。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汪榕培教授访谈录

苏州大学 杜争鸣 汪榕培

2003年暑假,根据苏州评弹团通过评弹这一雅俗共赏的娱乐形式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化的需要,同时考虑到我们苏大外语学院研究生翻译课程“汉籍英译研究”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加强理论与翻译实践联系,我们在翻译出版了《吴歌精华》英译本后,决定将评弹弹词的翻译纳入教学与研究计划。为此,我们首先考虑着手翻译苏州评弹演出最常弹唱且影响较大的一些曲目的弹词。其中,唐代张继脍炙人口的名诗《枫桥夜泊》成了我们第一项需要翻译的任务。为了译好这第一首诗,笔者通过互联网以 e-mail 形式与已回大连度假的我院客座教授汪榕培先生联系,并发去了自己的试译初稿征求先生意见,由此引出了一系列有关该诗翻译与改译的讨论(其间也穿插了几次电话交谈)。汪先生先后对最初的译文做了十多次修改,并认真解释、回答了有关不同译文的具体问题,从中不仅可以看到汪先生对待学问与艺术的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了解他在翻译策略和技巧上纵横捭阖的大家风范,更能看到诗歌翻译所涉及的难以预测的种种问题。我们深信,将这一过程如实发表,公诸翻译界,对我们深刻理解诗歌翻译过程的复杂性一定有所裨益(注:原邮件往来均使用了英语,在此经编译整理以中文发表)。

杜(8月7日):汪教授,您好。苏州评弹团团长希望我们首先尽快译出张继的《枫桥夜泊》,因为他们准备在9月份赴加拿大出国演出时第一次试用英语弹唱这首名诗。对此我感到很新奇,但并不觉得奇怪。既然北京已经有人试图用英语唱京剧,那么用英语弹唱评弹

也就不足为怪了。这至少是应该做的尝试,也许对弘扬中国文化来说反而来的更直接些。不过,这也对翻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我们还必须考虑译文词语要适于弹唱。

我手头有两种类似的译本,都是北大许渊冲先生翻译的,译文是:

1. (1988)

Mooring at Night by Maple Bridge

The moon goes down, crows cry under
the frosty sky,

Dimly-lit fishing boats' neath maples sadly lie.

Beyond the Gusu walls the Temple of
Cold Hill,

Rings bells which reach my boat, breaking
the midnight still.

2. (1995)

Mooring by Maple Bridge at Night

At moonset cry the crows, streaking the
frosty sky;

Dimly-lit fishing boats' neath maples sadly lie.

Beyond the city walls, from Temple of
Cold Hill;

Bells break the ship-borne roamer's
dream and midnight still.

这两种译文的第一行和第四行的文字稍有不同。我认为总体上诗歌的韵味是很好的。尽管他对“渔火”有所发挥,但我觉得也很有滋味,确实能给人一种夜色朦胧映水乡的神秘

感。汪先生觉得如何？头两行的韵脚词“sky”和“lie”听上去不错，应该是便于弹唱的。但是，两种译文似乎也有几个问题：1）原文“对愁眠”的主体好像应该作者本人，而译文却把这一点省略了。2）第二种译文第三行把非常重要的地名“姑苏”略去我认为是不应该的。3）“寒山寺”意译为“the Temple of Cold Hill”其实与本意不符，因为“寒山”本来是一位和尚的名字，而不是山。所以，三、四两行译文能不能说是因韵损意，我有些疑虑。

我斗胆对许先生的译文做了一点修改，改后译文如下：

A Night Mooring by the Maple Bridge

The moon is down, crows cry, and frost
fills up the sky;

To bank maples, fishing lights, and sorrow
lie.

Beyond Gusu town from the Temple of
Hanshan;

Comes at midnight the bell to my boat
from strange land.

汪先生觉得如何？希望雅正。对许译的感觉也希望谈谈。

汪(8月8日)：许先生的用韵与格式没有什么问题，韵脚采取了“aabb”的形式，“sky-lie”声音响亮，可以用于弹唱，英诗总的感觉确实还是不错的。但是，严格对照原文的话，还是有可以商榷的地方的。例如，第二行的“Dimly-lit fishing boats’ neath maples sadly lie”如果回译为汉语白话，只能理解成为“枫树下悲惨地停泊着依稀可见的渔船”，这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表现了一种“月色朦胧映水乡”的情调，但与原诗的意思是有明显差异的。第三行中把“寒山寺”译为“the Temple of Cold Hill”本来也可以说没有什么问题，西方也有译者把“寒山”译成“Cold Hill”的，但是地名按照惯例还是以音译为好。所以总的来看，许译本身虽有较强可读性，但翻译还不能算很严格。

你的译文改正了许先生理解不当的地方，

即前面提到的两个问题，而且与原文语序吻合（包括诗的题目），读来也很流畅。你把“对愁眠”的主体理解为作者也是对的。但是全面看来也有可以再斟酌的问题，比如，“月落”译为“the moon is down”不如改为“The moon is going down”或“the moon is descending”，因为汉语的“月落”意义跨度很大，不能完全肯定地理解为“月亮已经落下”。

我提出的译文是：

When ravens caw at falling moon and
frosty airs,

I lie with grief near mapled bank and
fishing flares.

The tolls from Hanshan Temple outside
Suzhou town,

Tear through the midnight still and reach
my boat unawares.

对此不知你有什么意见？

杜：汪教授，您的译文用韵首先让我感到耳目一新，“airs”和“flares”听上去也很好。我在考虑改译时“搜肠刮肚”也没找到新韵脚，最终头两行还是照搬了许译的原韵。我的问题是：1）不知汪先生如何想到使用“frosty airs”来翻译“满天”的？同时又是如何考虑到用“fishing flares”来翻译“渔火”的？是不是韵的提示？在考虑押韵的同时您对意思犹豫过吗？2）第三行的“姑苏”我直接拼音译出（许先生第一稿也是直接拼写，第二稿省略不译），您却把它改成了苏州，这是出于什么考虑？3）您在第四行中并没有译出原文“客船”的意思。在保持音节数不变的前提下，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意思也译出来呢？请汪教授考虑。

汪：根据常识，“霜”不可能“满天”。霜可以积在树叶上、屋顶上、地上。“霜满天”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寒意”，这一点你可以在许多讨论中国诗词的资料中看到。碰巧“frosty”有“寒冷”的意思，而“airs”可以指“天”。这样的译法来自直觉，并没有经过长时间思考。第一行是对原文的自然译法，译了这一行后，我在

第二行就必须使用一个能与“airs”押韵的词了。而可以用在行尾的词必须与汉语“枫”“火”“眠”相对应的英语单词,“枫”和“眠”的英语没有能与“airs”押韵的,我正好找到了“flares”(火)来与“airs”押韵,我觉得很幸运,因为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讲这个词比“lights”更好——它指闪耀的火,这正是诗人在他的船上看到的火。

关于“姑苏”,本来直译其音也无妨,但我们翻译还要考虑读者对象。从这一点看,我们翻译的虽然是古人的诗,但却是为今人翻译的。现在人们——尤其是外国人——当然更熟悉的是苏州而不是姑苏,所以应该大胆改变。

关于第四行的“客船”,我在翻译的时候考虑的是“我”就是“客”,“客船”就是“我的船”,所以用了“my boat”。如果再考虑深入一些,后两行还可以采取下面的译法:

The tolls from Hanshan Temple outside
Suzhou moat,

Ring through the midnight still and reach
the rover's boat.

杜(8月8日):这一次您又把后两行的韵脚改成了“oat”的音,我真是想不到。看来一个人思维的敏捷与灵活程度未必与年龄成反比。这样一改,形式上就变成了 aabb,也是诗歌常用的,我认为很好。选用“moat”一词尤其精当,使人想到“城池”,历史感很强,对于苏州这样的一个以水为其精神的古城来说尤其贴切。但是,我也有个疑问:“the rover's boat”是不是说作者本人的船,似乎并不清楚。我认为原诗里应该指张继夜泊枫桥后“对愁眠”的船。如果把冠词“the”换成“my”是不是更清楚些?有没有这个必要呢?另外,您把“tear”改为“ring”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汪(8月9日):你讲得不错,“moat”不仅与后面的“boat”严格押韵,而且意思更贴切,它把苏州这座历史名城的内外明确分开,历史感很强,我想到了这个词,也感到很幸运。

把“tear”改为“ring”是因为钟声“tear through the midnight”有太刺耳的感觉,不如用“ring”比较能够如实反映钟声回响的余韵。

关于第四行,你的建议很有道理,“客船”根据汉语一般理解应该是张继夜泊枫桥后“对愁眠”的船,译文改为“rover's boat”是因为如果说“my rover's boat”就不符合英语习惯了。如果还是需要提出“my”,同时考虑上述问题,那么最后一行可以译为:“Ring through the midnight still and reach my roving boat.”

杜(8月9日):仔细品读译文,我又产生了一个疑问:“钟”似乎既可以“ring”也可以“toll”(也许要看钟的大小),但是说“the tolls... ring”我就怀疑是否合适了。希望汪教授解释。

汪:“toll”和“ring”是不同的,“toll”的意味是悲伤,常常与“the death knell tolls”产生联想,我们都熟悉的是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就是“*For Whom the Bell Tolls?*”。所以在本诗体现的总的“愁”的气氛中,钟的鸣声必然是“toll”。像“The sound rings far and wide”在英语中是很惯用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用“toll”来代替“sound”,那么后两句也应该是地道的英语。

不过,再反复考虑一番,我认为前两行还可以改为:

When ravens croak at slanting moon and
frosty airs,

I lie in woe near mapled bank and fishing
flares.

这样你觉得如何?

杜:动物在英语中各有各的叫法,您对“乌啼”的改动是有根据的,这种仔细认真的态度很值得我们学习。而您对“月落”的反复改译让我想到,原文“月落”的意思其实也很值得认真考虑,因为我们很难讲清楚究竟月亮在落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说“月落”,而英语的动词又经常涉及到具体的时态问题:是正在落?已经落?还是刚开始落?您是出于对“月落”怎样的理解最后选用了“slanting”?

另外,我想解释一下我提出的译文:我之所以那样翻译,是因为我有一个原则,即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翻译时尽可能不改变原文的总体语序。这一点我基本做到了,所以还算满意。不满意的地方是译文显得太浅白平淡,诗味好像不足,尤其是三、四行并没有完全押韵。我想请汪教授考虑一下,能不能把“月落”“乌啼”和“霜满天”三个词组的原文顺序保持下来呢?我觉得如果能这样的话对于弹唱来说可能更好些,您觉得怎样?

汪:根据英语的习惯用法, crow 的叫是 caw, 而 raven 的叫是 croak, 因此应该改过。诗中的难点之一就是“月落”二字, 评论界有人说“月落”不会发生在半夜, 也有人争论说阴历的“上玄月”是有可能的。我也一直在犹豫究竟在这种情况下该用哪个词。“falling moon”是最先想到的, 然后想到的是“setting moon”, 最后才想到用“slanting moon”, 也许最好还是用这个词, 用它的话无论月亮落到何处, 只要还在天上就都无所谓了!

但是, 你关于尽量不改变原文语序的观点又让我想到前两行还可以换个译法: “When moonshine slants o'er croaking crows and frosts below” 或者 “When the moon slants, ravens croak and cold airs grow”, 这两种译文你喜欢哪一种?

杜: 您说是我的建议让您想到了这种译法, 也许有些关系, 但我觉得最主要的可能是上一稿在把“grief”改成“woe”以后, “o”音又多了一个, 这又激发了您的灵感, 使您决定干脆突出这个音, 拿它做韵脚。如果我说译诗常常是个感觉问题, 感觉有时一瞬即逝, 很难把握和讲清楚, 您同意不同意? 您是否能够保证, 在译出自己满意的诗句时能够同时把道理讲得很清楚(不是过后经过反思才讲清楚)? 如果说翻译总体上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话, 是不是诗歌翻译主要或首先是艺术? 现在的译文韵脚整齐划一, 而“o”音丰富饱满, 演员唱出口时可以尽情发挥, 效果肯定不错。问题是使用“below”怎能表达原文中“满天”的意思呢?

另外, 您最后又把“slanting moon”改为“moonshine slants”是不是因为感到用谓语结构比名词结构更具动态感?

汪: 你关于语序方面的建议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选择“woe”以后我的想法确实焕然一新了。“o”这个音能给人很多联想, 让人想到很多与原诗作者的心情及其当时实际活动有关的词, 如“woe, sorrow, throe” “low” “moan” “groan” “rove” “roam”等。这些联想, 加上钟鸣“toll”和时间的流逝“the flow of time”就更有意义了。这种声音效果可以直接诉诸读者和听者的感官, 使其直接感悟原诗的情调。我尽量加强这种效果, 所以尽量选择含这个音的单词。“below”只是其中之一, 总体上也很适合此处的情景。前些年, 大家一直在讨论翻译是艺术还是科学的问题, 我对此并没有进行什么研究, 但是翻译学既然叫做学就是一种科学, 应该有其理论框架, 而文学翻译实践没有艺术上的灵感是肯定不会出好作品的。应该说, 翻译理论研究是一个突出科学的问题, 而文学翻译实践是一个强调艺术的问题, 二者关系实际上就像文学理论和创作的关系一样, 应该是并行不悖的。

关于“月落”的问题, 我们前面已经有所讨论, 反复考虑觉得虽然应该用“slant”这个词, 但用“slanting moon”这个名词词组并不好。原因是诗人看到的是“月落”, 听到的是“乌啼”, 感到的是整个“霜满天”的气氛, 所以我后来就把名词短语改成了主谓结构。这样不仅加强了译文的动态, 而且翻译语序上也就和原文一致了。

不过, 第一行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译法: “When moonshine slants o'er cawing crows and frosts below”, 或 “When moonshine slants, the raven croaks and dense frost grow”, 不知你喜欢哪一种?

杜: 比较起来我还是喜欢第二种译法, 原因是汉语原文三个词组本来就是并列的, 而且“霜满天”用“dense frost grow”相对来说更对应一些。“grow”可以曲折表现“满天”的“满”

字所包含的动态感。但是,这样一来,总的来看第一行与原译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形式上原文“月落”在译文中似乎很难与原文直接对应,而“满天”只是曲折地表现,完全找不到对应了。如果读者不懂汉语,直接读译文,我猜想感觉可能和我们读原文差不多。但是,既懂英语又懂汉语的人(尤其是做翻译或研究翻译的人)会不会认为这是自由发挥或干脆把它作为不忠实的译文而加以否定?我们翻译当然应该考虑译文读者的感觉和反应,但如果同时考虑双语读者或翻译批评家的反应会不会有矛盾?我个人对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应该寻求所谓的“形式对等”这种说法向来不敢苟同,所以认为您的翻译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我说主张“形式对等”的人主要是在为懂双语的批评家翻译,而不是首先考虑一般译文读者的反应,您同意吗?您如何看待“形式对等”这一说法?

汪:我译的“o'er cawing crows and frosts below”和“dense frost grow”跟“霜满天”当然不是文字表面的“形式对等”,但是如果真译为“the frost fills the sky”的话,实际上会不会有这种自然现象呢?译文读者恐怕并不能得到像汉语“霜满天”那样的联想(“寒意”)。一般来说,我们翻译工作者作为传播文化的使者,其责任是应该忠实地传达原作的意旨,又要为译文读者接受。评论家的意见,并不是一般翻译实践者考虑的范围。至于“形式对等”问题,即使有可能也是特殊和偶然的情况,而不是诗歌翻译的一般规律,更不能作为诗歌翻译原则来对待。

第一行基本上可以通过了,但我认为第二行还可改译为“Bank maple shades and fishing flares add to my woe.”你感觉如何?

杜:1)第一行中的“dense”如果换成“thick”不知感觉上是否能好些?2)第二行中加上“shades”是否纯粹出于节律上的考虑?语义上有没有必要?

汪:“dense”可以改为“thick”。而使用“shades”确实是因为音节的需要,但没有影响

语义。不过,第二行还可以再改一下。那么前两行译文为:

When moonshine slants, black ravens
croak and thick frosts grow,

Bank maple shades and fishing lamps add
to my woe.

杜:我觉得“Bank maple”比“mapled bank”好,因为中心更加突出,而且与原文顺序更加一致。记得当时我在译“江枫”时也费了不少脑筋,开始由于摆不脱“riverside”一词的缠绕,音节总是减不下来。最后才想通了:只要“bank”一个音节就够了。

汪:再发来一稿,在这些译稿中,你最喜欢哪一种?

Maple Bridge Night Mooring

When moonshine slants, black ravens
croak and cold frosts grow,

Bank maple groves and fishing glows in-
voke my woe.

The tolls from Hanshan Temple outside
Suzhou moat,

Flow in midnight roam and reach my roving
boat.

杜:通过“cold”“groves”“glows”和“invoke”的使用,“o”音更加突出了,这似乎可以增加听觉效果,对于评弹演唱来说也许更加方便。但我也同时有些疑虑:这么多的“o”会不会产生单调感?同时,英文读者究竟还能不能体会到“fishing glows”就是“fishing boat light”的意思?

汪:谢谢你的建议,看来在进一步润色的过程中一味追求声音效果也会做过头。为了求得明晰,还是放弃“glows”,那么译文如下:

When the moon slants, ravens croak and
thick frosts grow,

Bank maple groves and fishing lights in-
voke my woe.

From the Hanshan Temple outside

Suzhou moat,

The midnight tolls resound and reach my
mooring boat.

杜:这一稿我很喜欢。尽管最后一行的“resound”表面上看是添加,但我认为这样甚至能体现寒山寺的钟声的“历史回响”的力量,加强“夜半”的“到”字的效果。

我们的讨论似乎反映出这样的—个事实:即诗词翻译中“形”(格式)、“音”、“意”之间的矛盾和总体综合效果与个体词语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要翻译得理想就要多方面兼顾,取得平衡或和谐,过多强调—方面就会失之偏颇。如果总体效果与个别词语的选择有矛盾,应该首先考虑总体效果。您说是吗?那么要解决好这三方面的矛盾,究竟有什么规律可以总结呢?

汪:你提出的三方面问题都很重要。译诗词逐词直译不是正确的方法,如果用计算机软件辅助翻译(CAT),“月落”就是“moon falls”,这并不恰当。即使是用中文做“paraphrase”,那么所做出的也不再是诗歌了。诗的意味远远不止于字面所见。诗人是带着羁绊跳舞的,他在表达自己的心情时必须遵循做诗的传统规矩,传递信息是散文的任务。诗歌就像一首歌曲,其迷人之处就在于它的美感,即形象之美和音乐之美。形象在翻译中是要移植的,而音乐要再造成另一种格式。个别形象的移植有助于整体形象的表现,这说的是眼睛所见的部分,选用自然的节奏、谐音、韵脚和其他声音效果是为了听觉上的美感。运用形象和音乐性可以直接增强诗歌总体的情调,这对于任何一首诗来说都不例外,而译诗最重要的也莫过于传递总体的情调,而不是单个字词。

再说风格,中国古典诗当然最好也译成英

文的格律诗,译成现代自由诗就达不到同样的目的,因为我们翻译的是中国古代的格律诗,而不是现代诗。

就从我们的讨论来看,诗词翻译中“形”(格式)、“音”、“意”之间的矛盾是非常复杂的。翻译这样一首小诗,竟然变成偌大工程,我也始料不及!(What a grand project to translate this little poem!)在课堂上讨论这首诗的翻译时,如果能突出强调改译过程中的种种考虑,学生一定会有更大收获。

后记:将所有原英文邮件翻译、整理完毕后,合上笔记本显示屏,转眼已是秋高气爽的丰收季节。然而,暑期的“热线访谈”在我的感觉中留下的“热气”却久久不能消散,回想起来反而更加热烈。当汪榕培先生再次回到水城苏州时,我怀着一颗期盼已久的心情拜访了先生,并请他对这篇访谈提出修改意见。汪先生在对文稿的个别文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后,又拿出了他所收集的国内外多种《枫桥夜泊》英译稿,这些译稿不包括汪先生自己的最新翻译也有26种之多!他说,看来译诗似乎永远都是一种尝试,在反复润色、修改的过程中,新的问题也会不断出现,很难说何时可以尽善尽美。如果再对现在收集的这些译文进行比读的话,可能还会有新的译法产生!由此,笔者自然想到,诗歌翻译的种种可能性和各种无法预测的困难加起来,真能让人感到那种“月落乌啼霜满天”的寒意,这也许就是所谓的“高处不胜寒”吧!

[作者信息] 杜争鸣,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英汉对比。汪榕培,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典籍英译,英汉对比。

讲好中国故事:在古人和外国人之间游走

——左颺教授访谈录

上海海事大学 李天娇 左 颺

中国梦,是当代中国最宏大最精彩的故事。当今中国带着无数精彩动人的中国故事走上了世界大舞台,在世界大舞台上能否讲好中国故事,关系国家形象和文化软实力。中国故事以汉语为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因此,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找到中国故事的正确表述,建构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让世界了解中国、理解并支持中国,显得尤为重要。什么是中国故事?什么样的故事是中国好故事?怎样讲好中国故事?如何通过讲好中国故事,来减少甚至消除外界对中国的误解?从过去的对外宣传转向现在的讲好中国故事,如何培养能讲善讲中国故事的外语人才?为此,笔者对左颺教授进行了访谈。

李:左教授,您在高等教育的园地里已经辛勤耕耘了半个世纪,成绩斐然,影响卓著。我曾聆听过您关于英汉语言对比、翻译及英语教学方面的讲座,很受启发。您的学术造诣、对学习的崇尚、演讲水平和乐观高昂的生活态度,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最近听说您研究对象突然转向了先秦古人,而听您讲述古人故事的有很多外国人,包括访华学者、外国企业高管以及外国高校师生。我很好奇,是什么原因让您年逾古稀还能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游走在古人和外国人之间?

左:这要从一次海外论坛说起。2011年11月,我应邀参加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国会大厦举办的海外华人论坛,出席论坛的有来自澳大利亚全国各地的学者、教授和其他各行各业的翘楚,包括科学院院士、大学校长、资深外交家、财界精英等。他们每个人的发言都对儒学

充满崇敬之情,并把各自行业所获得的成就归结为对儒学的有效应用,白人外交家 Reg Little 甚至预言“儒学将成为21世纪的规范”。更令我感动的是,每位与会者的发言时间都不得超过15分钟,而唯独我的讲话可以放宽到45分钟,原因是我的讲题“The Essentials of Confucianism(儒学的精要)”正是论坛组织者和参与者所期待的讲题。尽管自知讲得非常肤浅,但我的演讲内容却获得了全体与会者的肯定和赞同。

论坛之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一方面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如此之大而无比振奋,另一方面又为我们的文化瑰宝在国内受到冷遇甚至漠视而感到十分沮丧。这一巨大反差使我下决心利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当代青年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于是,从2012年开始,我辞去了所有的社会兼职,把研究重点转向传统文化,重点阅读了孔子、老子、孙子和韩非子等先贤的经典著作,疯补自己这方面的知识。先贤经典博大精深,涉及人生的各个可知领域,考虑到自己早过古稀之年,正奔耄耋,精力有限,因而我仅选取了先贤们有关治国理政的论述,与西方现代管理学理论对接,作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这一课题的初步研究,并在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试讲,听众的反馈令人欣喜。财政部一位参加培训的青年干部说:“左颺教授的讲座使我们对我国的传统文化重燃敬畏之心,重生好学之意,用以开拓思路,指导人生,相信必将受益终生。”此后,我开始对外国访华团体讲述中国传统故事,如美国 Fulbright 学者“了解中国之旅”、美国耶鲁大学商学院 GNAM(Global